皇清經解續編

口仁12
698
178

左傳舊疏考正五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襄十一年

經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杜注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正義曰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注云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疏云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于子男之下相之會列于小邾之下是其正也于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其遂進其班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也彼疏並不以爲光先滕至此唐人駁光伯乃云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與前說異則彼疏非唐人語也傳七姓十二國之祖

杜注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正義曰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難服虔三字殊爲贅設唐人增之以示區別耳光伯既難服虔豈有不引服虔之說惟舊疏既引服說而駁之矣故光伯承其所駁而申其說之所未盡者

歌鐘二肆

杜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正義曰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元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爲肆此傳於鐘卽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虡古今皆同其虡不可分也虡不可分而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于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說謂鐘二肆兼有磬皆爲編縣下云及其鎛磬特縣之非編縣劉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與舊說異其歌必先以下則同舊說舊說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光伯亦然孔氏略言之故曰云云同若前爲唐人語所謂云云同者將謂光伯在沖

遠之後而同之哉故知前爲舊疏也

襄十二年

傳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爲姑姊妹蓋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取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文淇案襄二十一年疏劉炫以公之姑姊爲一人釋文云或曰列女傳有節姑妹謂父之姊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一人耳陸氏所引或說卽指光伯說也此疏亦光伯語但此引列女傳以證姑妹意必引襄二十一年傳以證姑姊唐人于彼疏駁光伯姑姊之說故此亦刪之說詳襄二十一年

襄十五年

經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注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正義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于劉遂爲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卽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而云非卿者以名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字以決之傳稱卿不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爲義也或以爲無爵卿書字杜何意於

此獨舉無爵之卿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卽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卿必當書爵而以或說爲非劉謂卿而無爵亦當書字蓋同或說惟其爲舊疏則所謂或說者不必定指光伯若前爲唐人之筆則或說卽當指光伯豈上不言其人而或之下又舉光伯以實其人乎必不然矣此與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疏同彼疏舊說引或解而極詆其說劉光伯亦卽申明或說與此一例也

襄二十一年

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杜注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正義曰杜以姑爲父之女昆弟姊是己之女昆故計公之年以爲寡者二人劉炫云按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卽位二年己令太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

年十五六矣成公卽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劉以爲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孔疏駁劉炎用釋文語釋文出公姑姊云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爲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賂以公衡爲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姬歸於宋伯者長稱

九年始嫁則爲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卽位年幼据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陸氏卒于高祖時正義作于貞觀之世其爲沖遠襲用陸語無疑又按陸氏所引或說卽光伯語孔氏略引之耳

襄二十二年

傳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杜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

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元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太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太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虞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元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太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太牢喪祭有太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異舊說引禮器見天子大夫始得用太牢引雜記見喪祭進用等意欲明吉祭不得用也劉亦引禮器見大夫有用太牢時而不言天子大夫引雜記見喪祭有太牢明吉祭亦有劉蓋駁正舊說其爲舊疏顯然可見必非唐人之筆也

襄二十三年

傳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杜注七輿官名

正義曰僖十年傳言七輿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

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爲主副車之官也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承舊說而引服說以駁之亦是規杜之過孔漏言耳僖十年傳疏光伯亦引服說規杜也

襄二十四年

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正義曰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于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註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于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

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相掩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二十一年或可更食劉謂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與舊疏微異其謂古書磨滅轉寫失眞則同但劉說較詳耳

傳在周爲唐杜氏

杜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正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二國名又以豕韋爲一嫌唐杜亦一故辨之也昭元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是言周成王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鎬是周有杜國故杜以爲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也晉語訾祏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難奔于晉生子輿爲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爲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賈達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蒍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蒍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爲范氏也劉炫云按杜于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

大夏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于唐也又据何文知初封于唐後封于杜乎今知劉說非者彼注雖似有異其義與此不殊彼傳云唐人是因杜以唐人非一人之稱故云劉累之等謂累之子孫故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人殷末封之于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于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世有杜無唐故杜爲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亂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于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注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

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于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己之遠祖數自譏訐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于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耆裁之

文淇按食邑於范爲范氏也以上皆舊疏原文孔云知殷末封之于唐者云云卽用舊疏以駁劉也光伯語本一氣相承孔乃分段而駁之劉炫謂唐非豕韋之亂杜亦未必是後引賈氏說以爲二國並封孔氏于此條但總括其辭而渾言之曰非不明言所以非者若何也炫謂宣子歷言己之宗族云云在而規杜氏非也之下似孔氏語而實則光伯之辭蓋光伯嫌人之嗤其譏訐故云或聞此義必將見嗤又云意之所

見不敢有隱若爲孔氏語又何必如此委婉乎且或聞此義
義何指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杜注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
正義曰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爲
天所臨不敢懷貳于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夫
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詩人謂武
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無懷貳于女之心
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武王爲天所
臨不敢懷貳于女之心益用鄭箋之說戒武王無疑貳于女
伐紂之心以申明杜注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也劉炫
謂天臨視武王在下臣民無懷貳于女之心劉益用毛傳之
說謂所將之眾無敢懷貳心則是不從杜注唐人漏駮耳
襄二十五年
傳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杜注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
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
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正義曰所引易曰易下繫辭文也孔子引此爻之辭而以此
言述之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
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

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辟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石未卽害身之物所以云名必辱蒺藜害體之物故云身必危既有困辱且復傾危此死時其將至矣妻其可得見乎孔子述此爻之義如是今卜昏而遇此卦是不吉之象也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動而無應是喪失所歸故不見其妻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異繫辭疏云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干于四四自應初不納于己是困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己所乘是下向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劉說與之合易疏據何妥張譏等爲本亦非盡唐人之筆故往往不合也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杜注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正義曰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劉炫云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元冕此崔子之冠蓋元冕也今知非者以禮運云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崔子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用之將以賜人人非是卿何處施用案傳云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當謂就崔子家以崔子冠賜人當是元冠

也或冠模制作有異故以賜人

文淇按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正光伯語唐人于申杜難劉之外間有駁劉者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

齊人以莊公說

杜注以弒莊公說晉也

正義曰劉炫云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弒莊公以說晉也炫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讐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規杜過者據此知光伯述議有先申杜意而後駁之者又凡疏中言劉炫規過云者規過二字乃唐人所加非光伯本文亦據此類可知下晉侯許之注云晉侯受賂還不議者齊有喪師自宜退劉以爲齊弒君之後晉始來伐唐人於彼疏駁劉此從略耳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杜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正義曰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文淇按此亦光伯述議規杜過者唐人漏駁耳

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注皆以男女爲賂

正義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

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與杜異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規杜過者與杜異也四字唐人後增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杜注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正義曰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回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各依其職事致之於陳始民依職領受具其眾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正官服虔以爲

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按傳陳侯擁社自抱以逆又何須祝被之子美數俘獲尚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以云入陳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以陳之司徒司馬司空爲陳人蓋用服說杜以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不從舊說其云致之于陳亦與舊疏招致集致檢致之說異服虔謂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所主于子產劉引其說而駁之王謨以服虔以下非劉語非也

町原防

杜注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

頃町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曰原釋邱云墳大防孫炎曰謂隄也隄防之間或有平地不得平正以爲井田取其可耕之處別爲小頃町也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也謂廣平爲原者因爾雅之文其實此原謂隄防之間也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

釋地于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杜注廣平曰原舊疏引李巡注以申明杜意劉光伯不從杜注而引釋地可食者曰原以規正杜失唐人漏駁耳

襄二十六年

傳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杜注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沈說亦劉所引其言與注合五字乃

唐人語知然者沈謂晉侯德澤及諸侯乃取詩序之意劉謂晉侯有聲譽常處位則取首章末二句意與沈說小異改別爲此解其緇衣不貳劉意與沈同故不復爲詮釋唐人謂沈說與注合乃插注此辭按上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杜注云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今沈謂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安我宗廟是其與注合也必知緇衣首章云云以下亦爲沈氏者沈既疏齊君之安宗祧無容漏繹鄭君之不貳而待唐人補足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杜注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

正義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眞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杜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

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邱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邱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舊疏引楚語與傳不同謂邱明兩記光伯則謂國語非邱明所作乃是不從舊疏若前爲唐人之筆豈引劉說在後以自駁乎又按成十八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疏云周語詳而此傳略先賢或以爲國語非邱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彼疏與此同亦當爲光伯語所謂先賢者非唐人指光伯乃光伯稱傳元也哀十三年疏云傳元云國語非邱明所作是此語本自傳氏非創諸光伯矣

襄二十七年

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于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惟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疏一氣相承劉炫謂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亦對定本重有諸侯者言之劉又謂不重爲是則以定本爲非據此知定本非指顏師古所定之本若顏氏所定光伯並未之見何以駁乎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杜注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

正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解公怨之謂反將公之所怨是以公爲鄭君劉謂公顯然將比來之怨是以公爲公顯也劉與舊說異

襄二十九年

傳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

杜注先使巫祓除殯之凶穢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正義曰按雜記諸侯使臣致禭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令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己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禭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禭似布幣楚以親禭屈魯魯以祓殯自尊今贊曰疏云以殯有凶穢畏惡患之不肯親禭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穢凶穢既無而行

遂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炫申舊說今贊以下則沖遠之詞本傳所謂義贊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孔釋公患之與舊說異舊說謂公以楚人輕己所以患之贊謂公以殯有凶邪所以患之是其異也贊所引疏亦係舊疏但無以考其姓名耳若前爲唐人之語則前既云公患其輕已後又云患其凶邪一人之說自相矛盾必不其然

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杜注不尙叔侯之取貨

正義曰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尙取之者先君不高尙此叔侯之取貨也毋甯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爲也劉炫以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尙此事所議太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葢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劉字乃唐人所增光伯先申杜改服之意而仍從服說一氣相承知非異人之說此亦規正杜過唐人漏駁耳

好善而不能擇人

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邵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宋本作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于彼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劉字乃唐人所加所云切于彼者彼卽指蘇威也按蘇威本傳云何妥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辯道衡尚書右丞王宏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宏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光伯謂好善不能擇人有切於彼者卽指此也

爲之歌小雅

正義曰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伐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

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小大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風頌不分唯雅分爲二也文淇按詩關雎序疏云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

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比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與此疏大同孔沖遠作五經正義彼此文義相同原無足怪惟是詩書左傳據劉炫爲本三疏多有同者易禮不據光伯遂無一同者是可疑也昭四年傳四嶽三塗疏與詩崧高疏同三百餘字昭七年傳則白取謫於日月之災疏與詩十月之交疏同百餘字昭十三年傳使諸侯歲聘以志業疏與尚書周官疏同五百餘字昭二十七年傳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與詩皇矣疏同五百餘字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注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有衰音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

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

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今知不然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本

作炫以服言爲是杜解錯謬唐人增數字耳詩大序而變風

變雅作矣疏云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

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彼疏亦用服義

爲之歌頌

杜注頌者以其成功告於[illegible]明

正義曰鄭元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

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

於命聖聖之所營在于任賢賢之所營在于養民民安而財

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于神明也劉炫

又云干戈既戢戡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

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天之所

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

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

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

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

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

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則於時之

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
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于廟
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
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
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
也

文淇按此皆光伯述議語劉炫又云四字乃唐人所增知然
者言劉炫又云知以上亦劉氏說也又按毛詩序云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云成功者營造之
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
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
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
物各得其所卽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
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
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
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
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
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何知此解頌
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
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
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
耳又與商頌異也彼此對勘文義大同據彼疏知此皆爲光

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沖遠筆也唐人必增劉炫又云四字將上下隔絕者下傳盛德之所同也杜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劉炫謂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此節疏末亦指言周頌與杜義異若亦襲爲己說而不顯著劉氏則與下盛德所同疏駁光伯之語自相矛盾故不能全沒其說必截自干戈既戢夷狄來賓者以上引鄭元詩譜子夏詩序下逐句解之至告於神明詮釋略備故襲爲己說刪改之跡顯然可見也

盛德之所同也

杜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魯商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太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太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按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也本作炫以爲劉字乃唐人所增

見舞象箾南籥者

杜注象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箾舞者
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碩人之善舞云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說當
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
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序云
維清奏象舞卽此象箾之舞故鄭元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
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
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
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
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太平
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太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太
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一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
公太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
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
告所用故魯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作者詩云維清緝
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元注象又
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
此樂名故此直言象也其箾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
賦曰拂鷖鳥捎鳳凰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
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
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本作炫謂上衍劉字乃唐人所增舊疏謂不知箭是何等器又云其名曰南其義未聞劉引司馬相如賦證箭義又謂南如周南之南皆補舊疏所未備者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

杜注敬仲高傒

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傴據世本作傴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鄰卽後所云高傴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傴爲一人葢鄰傴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傴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葢與舊說異舊說謂世本云元孫傳云曾孫必有一誤光伯謂遠取敬仲曾孫是從傳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一終

長沙王 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二 南菁書院

左傳舊疏考正六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襄三十年

傳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杜注在文十一年

正義曰劉炫云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邱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邱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凡魯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爲文若衞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

今郤成子在承匡魯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所言正是其宜
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以爲邱明之誤
恐非也
文淇按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語
光伯非駁杜失但云況後解說者乎亦不足於元凱故唐人
亦阿杜而駁光伯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正義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云七十三年案
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
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
作全年算之置七十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

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又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
成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竝全日爲二萬六千
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
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
二月二十七日今杜長麻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
不與常麻同者葢杜爲長麻約準春秋日月以爲長麻與常
麻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葢七十三年之內於常麻校四箇
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十三日若依常麻是二十七
年也劉炫云所以少三日者宋本作少二日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
間閏有前郤故長麻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
寅朔計至朔長三日長麻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盉申明舊說觀文自見

襄三十一年

傳寡君使匄請命

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

文淇案釋文出寡君使丐云本又作匄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此字或作正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子石傳文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嫌同乎釋文所謂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卽指疏說陸氏書作于陳時卒于唐武德末年所引必是舊疏且疏謂定本作匄恐非釋文云今傳本皆作匄而以作匄者是從定本矣陸氏豈及見唐定本乎必不然矣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杜注延州來季札邑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葢並食二邑故連言之

文淇案昭二十九年疏引釋例云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此謂杜以延州來爲一邑二疏不同疑非一人之說

吾愛之不吾叛也

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說異夫亦愈知治矣

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葢申舊說

昭元年

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杜注弁冕冠也端委禮衣

正義曰冠者首服之總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總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

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文身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于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元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之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文淇案此疏從服說以端爲端正無殺委爲文德之衣委長哀七年傳太伯端委注亦以端委爲禮衣而彼疏引王肅委貌之冠元端之衣與此疏不同疑爲異人之說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正義曰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戒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

兄罪耳例曰以下同也
文淇案光伯所引釋例與疏首所引釋例同若謂前爲舊疏則舊疏既引釋例光伯不應更引之若謂前爲唐人所引亦不應於光伯所引者約其辭於後於已所引者詳其文於前此可見刪改之踳駁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注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如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
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於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于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引昭二十九年傳劉卽承舊疏而駁之云彼稱累事孔甲彼者彼昭二十九年傳也若前爲唐人之筆則光伯語無根且引劉說在後以自駁何也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杜注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正義曰此僑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旣爲

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苟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佑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勸厲人耳

正義曰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爲防推致此意耳晉語云云同文淇案此疏釋傳前爲舊疏原文後乃光伯述議語劉解其生不殖與舊疏異舊疏謂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是以己之性命不得殖長劉謂違禮而娶則神人不祐故所生不長是謂所生之子不長故又引晉文姬出以證同姓未必皆不殖是其不從舊疏別爲此解其曰晉語云云同者唐人約光伯之語謂與舊疏同耳舊疏解美盡則生疾謂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光伯但謂美盡惡生故美盡則生疾與舊疏略異晉語以下則同若前爲唐人

語豈光伯見唐人疏而同之哉必不然矣包君愼言云舊疏有爲光伯所引者有爲唐人所引者唐人既兩載之其有同者則約其辭曰云云同後將舊疏姓名削去便似前爲己說遂致踳駮耳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杜注据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于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于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于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尙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于四姬之事蓋申杜說劉謂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不從杜注据異姓去同姓之說而異於舊疏此亦規過語孔漏言耳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杜注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

正義曰女之爲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爲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

淫聲鄭衞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于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漫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五降之後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淫聲鄭衞之曲劉謂五降之後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蓋謂不容妄彈與舊疏異

十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

杜注長厤推已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

正義曰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已酉故杜以長厤推已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郟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已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已酉以已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爲十二月已酉則六日已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月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已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爲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便是郟敖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故

謂十一月是已酉字誤也

文淇案劉炫謂杜以十一月誤則杜意當爲十二月然以趙孟庚戌卒推之便是郯敖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有見趙孟之事故謂十一月是已酉字誤所以規正杜氏月誤之說唐人阿杜謂杜止以已酉爲誤非以十一月爲誤若然杜氏何以不直言日誤耶此所謂遁辭也至謂子干奔晉猶見趙孟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則是襲劉說以駁劉矣邵氏瑛規杜持平云杜言十一月誤劉言十二月是兩家謐合孔以劉爲規杜不知規在何處則又不知光伯所謂當爲十二月者乃釋杜注之意光伯固以爲當爲十一月也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杜注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于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遙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

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于上遙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亦規杜過邵氏規杜持平遺之又按杜注云傳言十二月月誤者謂晉烝必不在十二月當在十一月故云月誤足知上傳十一月已酉杜注云月誤亦謂十一月爲誤矣

昭三年

傳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

杜注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

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卽正義曰今嬖寵賤妾之喪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卽同于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于守適則于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故杜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也劉炫云不敢擇取使人于卑賤之位而禮數同于守內官之適夫人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杜謂不敢以其位卑舊疏謂不敢計擇妾位卑賤乃申杜義劉炫謂不敢擇取使人于卑賤之位不從舊說卽是規正杜注唐人漏駁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正義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于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兩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讐之事竝就葬月言耳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說謂叔弓亦以五月行劉謂叔弓以四月發魯與舊說異

昭四年

傳西陸朝覿而出之

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正義曰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卽是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按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卽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

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共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云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舊疏駁服氏春分奎見東方是時出冰之說卽是不從杜注又引鄭志答問謂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則又依違其說劉炫從鄭義而規杜氏唐人申杜義以駁光伯三說不同明前爲舊疏也惟舊疏既引服鄭之說故光伯但評論得失而不復載其說若前爲唐人之筆光伯既評論三說得失豈有不載原文而空發議者耶又舊疏引服氏說以此出之卽是仲春而極詆其說謂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唐人謂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亦與舊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邵氏規杜持平云劉以杜云夏三月奎始朝見於杜卻無所見然如劉言春分已見復以夏三月奎

始朝見眞屬非義或所見本有誤按光伯云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謂杜既言謂夏三月是據班冰時節又云春分奎星朝見東方是又據啟冰時節自相矛盾故有是規邵氏乃謂于杜卻無所見或所見本有誤是未檢尋上下耳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義曰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于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鄣將御至尊故愼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啟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用服說以出之爲二月初出之時劉光伯則以爲火出時事謂四月頒冰是其不從舊說也舊疏前駁服說此又從服說者前所駁者謂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卽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是以上出之爲班冰事不謂此出之非初啟事也

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正義曰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于義失天人相與之意鄭元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

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
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
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
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
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
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
申豐寄言于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光伯述何鄭二說議其得失而以鄭
言爲是此正述議之體唐人所未刪改者
昭五年
傳舍中軍卑公室也

正義曰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
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
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分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其上
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
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異舊說謂
唯舍中軍分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故唯云舍中軍劉謂四
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襄十一年疏云
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三軍之數是
亦以此後還作三軍彼疏亦爲光伯語也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杜注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善

正義曰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己之不與取其令善廉潔之名也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解取其令善與舊說異舊疏意以不親議爲取其令名光伯以成諸臧氏爲取其令名不從舊說也

昭六年

傳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杜注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

正義曰杜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爲法也言以德爲儀式法者言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爲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于杜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疏引服注而謂此解于文便于杜是不從杜說也唐人阿杜必不申服難杜其爲光伯語無疑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杜注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

正義曰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于杜

文淇案此亦光伯以服義規杜過者孔漏駁耳

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杜注士匄晉大夫

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

正俗本或誤爲士匄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

介也

文淇按釋文出士匄云古害反本或作丐相息亮反士鞅於

文反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

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

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

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

無妨今相范鞅卽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丐者解

見前卷襄三十一年釋文所云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

介卽疏說也其爲舊疏無疑王元規有續春秋義略又作春

秋音釋文引元規說或卽續義略也元規所言亦駁疏說疏

言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元規謂古人質何妨爲介

是亦不從疏說其爲舊疏不益明乎

昭七年

傳盟于濡上

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正義曰今按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于山其出平地皆是

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按據

文淇案隱三年鄭伯之車讀于濟疏云案檢水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据當時所見載于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是疏于杜注及釋例言水道者皆無所駁惟此疏不以杜說爲然與前疏例違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正義曰諸本皆作能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孫炎引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豕之獸卽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巡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能樊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主云鮫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但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爲獸今亦以爲熊獸是也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錢氏大昕以爲叔當作升皮當作反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鮫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傅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黿兮鮫亟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也釋文出黃能云如字一音奴來反

亦作熊音雄獸名能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斯豈魚化爲二物乎釋文以作能者勝疏以作熊者勝釋文所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卽疏所引梁主說又云既爲神何妨是獸卽疏所謂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也陸氏卒于貞觀初不及見正義其非唐人之筆無疑王劭爲隋著作郎劉炫與之同時故但稱其官而不著其代孔沖遠禮記疏序云据皇侃爲本而斷以己意曲禮稷曰明粢疏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彼爲孔沖遠語故引王劭說既稱其官又著其代此若唐人之筆亦當云隋著作郎劭既不言隋明爲光伯語王劭傳云高祖受禪拜著作郎劭在著作將二十年煬帝卽位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沖遠正義作于唐代故稱劭末年所居之官光伯述議作于大業之初故稱劭現所居之官曰著作郎且疏末云王劭是也與述議體例相符故知爲光伯說

昭八年

傳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正義曰致死禮者欲爲郟敖致死殺靈王也穿封戌既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見已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謀靈王已必致死殺之此對是詔非悖也

文淇案此亦當爲光伯語襄二十九年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疏劉炫云昭八年窮封戍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于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此疏云非悖也似與光伯之說不同必知此爲光伯語者疏云窮封戍既臣事靈王而爲此悖言追恨不殺君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此對是詔非悖也論其跡則悖推其隱則詔雖是詔辭亦古者不諱使然與襄二十九年疏非爲背謬故亦知光伯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二終

長沙王 實
湘陰吳宗 實 校

左傳舊疏考正七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昭九年

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杜注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正義曰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此地舊名城父此時新改爲夷然言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明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

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卽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郟氏是也此四者或經書未改或經書已改傳皆上句舉其已改之名下句實其未改之號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于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云皆當爲光伯語杜注云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光伯爲此說以駁之也又以昭十八年傳許遷于析實白羽杜注云于傳時白羽改爲析故引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二事皆在未改爲析之先怪僖公襄公之世事相連接時日不遠豈可修經時爲白羽作傳卽改爲析故杜云此四者皆爲所在之地舊名絕于當時史記有遺者也劉炫不審思杜意怪僖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此疏經唐人刪削踳駁不可讀以意求之其云凡一地前後二名者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于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云皆當爲光伯語杜注云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光伯爲此說以駁之也又以昭十八年傳許遷于析實白羽杜注云于傳時白羽改爲析故引僖二十五年秦取析矣襄二十六年聲子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二事皆在未改爲析之先怪僖公襄公之世

已有析名所以駁正昭十八年注于傳時白羽改爲析也所謂僖公襄公之時已有析名正與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合足知前皆光伯語也知昭十八年注之誤則知此注謂此時改城父爲夷者亦誤也但簡牘稱析以下乃唐人意耳雖已經刪削無以審知然以意求之光伯原文定當如此不然此傳第言夷與城父初無白羽之文光伯乃怪僖襄之時已有析名耶故知光伯引昭十八年杜注以見此注與彼同誤也又唐人謂光伯怪僖襄已有析名則僖襄二傳亦必爲光伯所引也此皆按文可知者也又按疏云經書未改之名傳以所改實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卽此許遷于夷傳云遷許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郟氏是也又云杜云此四者皆爲所在之地舊名絕于當時史記有遺者也此皆釋例之說釋例土地名云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遷許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之比是也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遷許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絕于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

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宋本有此四字毛本脫

正義曰豈如弁髦因以敝之者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今王自比豈得將王室如緇布冠加髦之後不須復用因以敝之猶言以我王家封建晉國之後因卽棄而不事之也

正義曰按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也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必三加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玉藻亦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元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加而卽棄是禮成而棄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也弁有爵弁皮弁嫌緇布之冠不得名弁故云弁亦冠也周禮弁師掌冕是弁爲大名也劉炫以爲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按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

文淇按此疏踳駁騶難尋會推究再四知皆光伯語也經唐人刪改遂不可讀當本云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

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也炫以爲弁髦二物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必知如此次者按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此明成人亦垂髦垂髦之文不得專据童子駁杜注云童子垂髦也髦既親沒乃棄杜注何以不言親沒怪責杜氏不言親沒也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謂若但据三加之後不据親沒之後則三加之後但可棄弁不棄髦杜注何得合併言之而云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乎明弁髦不得爲一物也既連髦而言明非親沒之髦謂杜既云棄其始冠即云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是則連髦而言杜不以爲親沒之髦劉反覆杜注知杜不以爲親沒之髦而据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傳文明云弁髦因以敝之是弁髦俱棄則不得不以爲親沒之髦故又申言己意云炫以爲弁髦二物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髦之形象鄭注士喪禮云未聞必知如此次者釋親沒之髦也唐人見劉謂杜注何以不言親沒又謂明非親沒之髦有似申明杜說因借劉說以駁劉而移炫以爲弁髦二物云云于上便似案語皆爲己筆惟劉謂何得云童子垂髦直是駁杜之語故又增童子垂髦爲髡彼兩髦句于上一似何得云童子垂髦句爲駁光伯童子垂髦者不知光伯所云親沒不髦乃是申釋傳文敝之之語非詮解杜注童子

垂髦之言何得强增此辭以誣光伯唐人借劉說以攻劉者多矣邵瑛規杜持平漏引此條是誤認爲孔氏駁劉之語王謨知爲規過故遺書鈔引之以爲光伯語然亦不知此條已經唐人刪改也又按此疏前解弁髦爲緇布冠加髦之後蓋申杜說亦爲光伯語光伯知其不安故又別爲此解以規杜氏也

昭十二年

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注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鄭爲一亦云高傒元孫按襄二十九年傳舊疏謂世本以偃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言必有一誤不云二者誰誤也劉炫云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則仍從左氏而不從世本也杜此注以偃爲元孫劉炫規之亦規其異于左氏耳光伯非不知杜据世本也唐人乃以世本駁之非駁光伯直駁傳矣唐人阿杜難劉不顧前後類如此

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杜注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鄭是偃爲敬仲元孫也文淇按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襄二十九年傳舊

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按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

文淇按釋文出如淮云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按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釋文所云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卽指劉炫之說蓋光伯述議當時學者多宗之孔沖遠之駁劉炫卽襲用德明語釋文云坻水中高地則用劉炫說唐人竝從而駁之矣

克己復禮仁也

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刊定云毛本刊誤劉今據宋本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謂身能勝去嗜慾反復于禮也

文淇按此光伯述議語今刊定以下乃唐人語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俱訓克爲勝己謂身而屬意不同劉謂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孔謂身能勝去嗜慾引劉說在前而申己見於後乃一定之例据此知疏中凡引劉說在後而與前疏不同者皆爲光伯駁正舊疏非唐人之說也

昭十三年

經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杜注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而弒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正義曰又傳稱五月王縊于芊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云云同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爲王必死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劉炫云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弒君赴也唐人見末句與舊疏同故刪之而曰云云異下傳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杜注云癸亥五月同舊疏申杜說劉不從杜說故別爲一解以規杜過與舊疏

二十六日經書四月誤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
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
不同以爲杜非合觀之知光伯以兩注皆非故於此別爲一
解也

傳遇諸棘闈以歸

杜注棘里名

正義曰孔晁曰棘楚邑闈門也案襄二十六年傳言吳伐楚
克棘四年傳言吳伐楚入棘以棘爲邑或是也

文淇案此疏從孔晁國語注而不從杜氏斷非唐人語釋文
引孔晁云棘楚邑亦用舊疏

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
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
也

杜注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
事不成

正義曰叔向此言論聘朝會盟四事意在言盟並說會朝聘
爲次序耳國家之所以敗也有交好之事而無貢賦之業交
好之事不得常矣有貢賦之常而無上下之禮事雖有常則
不次序矣有上下之禮而無可畏之威雖有次序則不共敬
矣有可畏之威而不昭告神明雖爲其敬則不明著矣信義
不明棄其敬也承事不共敬棄次序也班位不序棄常度也
徵命不常棄事宜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終國家所由傾覆

只爲此也

文淇案下疏云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其明傳既言不明棄其自然當云不其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今按此疏云信義不明棄其敬也承事不其敬棄矣序也班位不序棄常亡徵命不常棄事安也事既棄矣則百事不經與劉說同其爲光伯語無疑劉不從杜說而別爲此解若爲唐人之筆後既申杜難劉則此詮釋傳文卽當從杜乃又同劉說何耶

正義曰杜以信義不明威無可畏則是棄威也不畏威則禮不行是棄禮也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故百事所以不成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其明傳既言不明棄其自然當云不其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今知劉義非者杜以不明棄其不其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經明知非徒棄其棄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其爲表裏非是違傳劉不解杜義妄爲規過謬矣

文淇案今知劉說非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也本作炫以此傳劉字乃唐人所增合上疏觀之自當以光伯說爲長邵氏瑛乃右沖遠誤矣

昭十四年

傳收介特

杜注介特單身民也

正義曰傳稱一介行李逢澤有介麋焉則介亦特之義也

文淇案此疏以介麋爲特麋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麋焉杜注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過則此疏爲光伯舊文可見

昭十六年

傳受脹歸脹

杜注受脹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脹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正義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眾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爲器名祭肉盛之脹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爲脹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脹歸脹故知受脹爲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脹謂大夫祭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之祭有歸脹之義又傳有成子受脹於社前代諸儒皆以脹爲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脹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脹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規杜語經刪削無以審知以

意求之光伯當謂大夫不得私自出軍私自祭社也故謂脹亦祭廟之肉觀疏自見唐人謂劉以脹爲祭廟文無所出案大宗伯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賈疏云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脹又云對文脹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然則光伯以脹爲宗廟之肉固据掌蜃及公穀說也唐人又以成子受脹於社爲證不知彼處自爲宣社之肉此傳言大夫歸脹大夫不得私自出軍私自祭社故劉別爲此解邵氏規杜持平亦申孔而難劉未知劉意也

昭十七年

傳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杜注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正義曰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君也劉炫云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與舊說小異劉說與前疏一氣承接其爲舊疏無疑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杜注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正義曰沈文何云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

文淇案此疏僅有沈氏說亦舊疏所引也知然者沈氏規杜

氏之誤唐人阿杜必不引之

昭十八年

傳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杜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正義曰梓愼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爲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炫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元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梓愼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千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愼左氏傳而編紀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愼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愼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唐人移劉炫云三字於下耳光伯謂何以言見其火卽駁何休登高見火之說與上文一氣承接觀文自見劉炫所引元卿說疑卽辟道衡也案辟道衡傳云道衡字元卿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奇致是元卿本精左氏學光伯與元卿同時元卿年輩差長故光伯稱其字後凡疏中引元卿說者疑皆謂道衡也

昭二十九年傳使獻龍輔於齊侯又官宿其業定元年傳季孫使役如閻公氏將溝馬定四年因商奄之民疏俱引元卿

說光伯引元卿及服氏說俱不以爲然唐人則從服氏故云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

昭十九年

傳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杜注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讐

正義曰紡謂紡麻作纑也此婦人以麻纑度城高下令長與城等而去藏之去卽藏也字書去作弃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弃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劉炫云紡謂紡麻作纑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縷纑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釋文去起呂反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按今關中猶有此音蓋卽用舊疏說

正義曰連所紡者謂連所紡之纑以爲繩故下云投繩城外或解以連紀纑之繩然紀纑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以度城婦人意欲報讐故藏纑以爲繩故杜云連所紡所紡卽纑也

文淇案此舊疏原文也知然者疏云或說以連紀纑之繩然紀纑之繩其物細小而短何可度城是不從或說也劉炫云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是不從舊疏而以或說爲然若爲唐人之筆則所引或說卽光伯說不應前著其姓名後又從而或之也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舊疏引或說而駁之劉

光伯卽用或說與此一例故知爲舊疏也

昭二十年

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杜注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

正義曰宣十年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注云玉帛之使謂聘恩好不接故不告如杜之意此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經相接則告若奔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嘗聘之國餘不告也曹會曾來聘魯故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便從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鄸叛又從鄸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鄸不繫曹者鄸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於宋此鄸及定十一年諸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曹是小國其臣書名者少此會書名益備於禮成爲卿也釋例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杜言數人謂此公孫會與邾快邾畀我也是杜意以會備禮成卿故書名也劉炫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今贊據宋本又云所以華亥向寧射姑等不見

有玉帛來聘者以其時未爲卿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今贊以下乃唐人語

卽孔穎達傳所謂義贊也又字衍文或義字之悞劉炫駁杜

氏奔者之身嘗聘故云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

經唐人云所以華亥向盥射姑等不見有玉帛來聘者以其

時未爲卿其意謂華亥向盥射姑等實來聘魯但聘時未爲

卿故不書於經奔時已爲卿故備書於策所以申明杜義而

難劉氏會不見經之說也等字已包曹會不言華向昭十二

年華定來聘已見於經射姑出奔在文公十六年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

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

南至日以正厤也

正義曰杜下注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愼望氣是杜

意以爲當時魯之君臣知此己丑是冬至之日但不知其不

合在二月耳服虔云梓愼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

氣則服意以爲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愼知二

月己丑是眞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文淇案服說與杜異而疏從服說唐人作疏無破注者此當

爲舊疏

齊侯疥遂痁

杜注痁瘧疾

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爲痎痎是小瘧疥是大瘧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疥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爲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疥當作痎遂疥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疥乎徐仙民音作疥段玉裁誤以下是字連上讀是先儒舊說皆爲疥遂疥初疥後瘧耳今定本亦作疥

文淇案釋文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瘧也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參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疥乎陸氏所云後學之徒即指疏說而以作疥爲勝是不從疏說也陸氏不見唐人正義此必爲舊疏矣舊疏以作痎者勝其引徐音定本在後亦不謂當作疥也段玉裁云仙民之音沖遠之說是也凡改疥爲痎者皆所謂無事自擾無論疏非沖遠之筆且疏說亦不以作疥爲是段氏誤讀也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杜注周密也

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杜

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

文淇案釋文出周疏云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文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据此知疏云定本即釋文所謂傳本也釋文亦用疏說而以作流者非則定本必非師古所定之本而此爲舊疏無可疑者

昭二十一年

傳天王將鑄無射

正義曰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葢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于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于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其見之至十五年敕毀之

文淇案此疏云開皇九年不著隋號又毀之稱敕疑非唐人語也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杜注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

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爲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卿大夫無文故杜据諸侯言之不謂士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劉以鄭注掌客爲卿五牢爲大夫三牢爲士大牢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今知非者以下乃唐人語耳舊疏謂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劉光伯謂臣之牢禮不依命數孔云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是亦不從舊說若前爲唐人語豈自駁其說乎必不然矣

揚徽者公徒也

正義曰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書其官名卽今之軍記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也知然者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隸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故知爲光伯語也

昭二十二年

經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注王猛書名未卽位

正義曰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
卽位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輿出奔
吳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爲君桓十一年書鄭忽出
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卽位異于諸侯
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
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景王既葬猛
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卽位故也如莒展弒
君未會諸侯元年書展輿出奔吳此王猛雖未卽位異于諸
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
國也與舊說異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三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左傳舊疏考正八　儀徵劉文淇孟瞻著

昭二十三年

傳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杜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正義曰傳言舍胡沈之四使曰吾君死矣是胡沈之君死稱滅也釋例曰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則杜意國君生見獲亦書爲滅也劉炫謂此胡沈

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
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
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
生曰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今知非
者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
斯歸是君存稱滅劉炫以爲生獲于敵但言以歸不得稱滅
規杜非也但君存國滅則滅文在上滅譚滅許是也國存君
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以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
駁劉之辭釋例亦光伯所引光伯云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
滅卽駁釋例也豈有不引其文而駁之者哉故知前皆光伯

語也本作炫謂劉字乃唐人所增
昭二十五年
傳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杜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正義曰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
弟婚媾姻亞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
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
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
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
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非
也此傳文天言則地言因者民見地有宜利因取而法效之

因亦則之義也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
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
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辟耳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
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
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其爲君臣
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杜注云君臣有尊卑
法地有高下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彼疏云此更覆上因
地之義也爲父子以下至生殖長育覆上則天之明也地有
高下聖人制禮爲君臣上下君在上臣在下以法則地之義
也以地有剛柔爲夫婦外內夫治外婦治內以經紀二物也
物事也治理外內之二事也上云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又云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再重言之皆先天後地但法地事少則
天事多故上先言法天後言法地此先云爲君臣上下以則
地義始云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者以其則地事少故先言
之象天事多欲下就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
皆是象天之事欲使文相連接故後言之也彼疏以君臣上
下法地有高下夫婦外內法地有剛柔此疏以君高臣下臣
柔君剛總法地之高下剛柔不言夫婦顯與下傳及杜注背
又彼疏兩言法地事少法天事多蓋以傳文法地止兩事也
此疏云人法天地其事多種以法地之事亦多復與彼疏不

同者此爲唐人駁光伯之辭彼則舊疏也唐人專難光伯不顧前後矛盾大率如此杜下注既以君臣法地之高下夫婦法地之剛柔此注云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是則備舉下傳爲君臣上下及夫婦外內之義惟以日月星辰釋則天之明是僅解下傳以象天明而不具載政事庸力行務刑罰威獄溫慈惠和故光伯規之光伯以爲杜于則地之義既具載其文卽則天之明亦宜具載其文也邵氏瑛未達劉意其規杜持平云卽如劉意匪特傳中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所當具載卽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杜注已包之所未具載亦所不當遺然杜祇注天明地性四字則日月星辰天之明高下剛柔地之性已足劉以此規杜之過殊屬好事不知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及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杜注已包之所未具載者以從四時類其震曜殺戮及生殖長育耳邵氏未檢尋疏中上下文義致有斯誤

季氏介其雞

杜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正義曰杜此二解一讀介爲芥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羽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郎氏雞目是此說也鄭眾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

然後以沙鬱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以邵氏爲金距言之則

著甲是也

又淇案此疏不從杜義而以鄭眾著甲之說爲然唐人阿杜必不其爾知爲光伯語也此亦規杜過孔漏言耳

昭二十六年

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杜注傳云天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正義曰二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爾以來單子劉子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爲都來告故特書之按傳子朝奔楚及王入成周皆在十一月經書王入成周于朝奔楚皆在十月者從告也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于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炫謂子朝出亦王告下注與此自違杜此注云子朝來告晚下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杜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也劉炫云三字乃唐人所增必知然者炫此疏規杜唐人于下文王子朝奔楚疏申杜難劉則此自不得全襲爲已語知前非光伯前舊疏者前第言傳在十一月經書在十月之義于杜無關若前爲舊疏必申杜注矣劉炫規杜大率先申釋杜意而後以已意規之唐人于光伯申杜義者皆橫行隔絕而襲爲已說據此條可以正之矣

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杜注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正義曰杜謂往年已取鄆此又發傳言齊侯取鄆者爲下三月公處鄆以發端也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例書取言易此圍乃取言易者齊侯取以居公臣無拒君之義若魯自與之然故書取以見其易穀梁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

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先申釋杜義而後駁之也當本作炫以服言爲是唐人改一劉字便似上下皆爲已語其實下文皆申服義以駁杜氏所云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卽申服氏傳實其事於是言取之義也詳校日月則杜氏之失自見又按上文二十五年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杜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是劉炫用服義以規杜彼疏唐人駁光伯云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是唐人不以爲今年始取也此疏言往年圍今年取凡三十一日與唐人駁劉之說異故知皆光伯語也

萬民弗忍居王于巽

杜注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

正義曰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也王

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今知不然者下云居王于彘是以理居處厲王于彘又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憂念王政則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殺王應云王奔于彘劉以爲周語云周人欲殺王子召公以子代之則周人欲殺王子何肯不忍害王以爲不忍者不堪忍王惡按周語但云求王子不云求殺之是益橫周語之文而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前則光伯述議也本作炫按劉字乃唐人所增上周語亦光伯所引也知然者惟上周語亦光伯所引故下引周語稱又曰也上引周語以證杜氏流王于彘之事下引史記周語以駁杜氏不忍害王之說雖經唐人刪改其跡可以審知又按杜注明言流王于彘則杜雖謂不忍殺王亦不謂以理處王唐人謂以理居處厲王于彘顯與杜注流王之說違唐人專事阿杜難劉强辭飾說於杜注上下曾不檢尋亦足見其疏率矣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

杜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宅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

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爲平王東遷郟鄏

正義曰鄭語稱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歷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元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箙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乃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婦方戮逃在路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后而生伯服晉語云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亡書傳多說其事此其本也詩序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周本紀云幽王太子母申侯女也而爲后王廢后竝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戎其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徙于洛邑辟戎寇也魯語云幽王滅于戲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劉炫云如國

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晳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云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卽指上舊疏所引者也若謂唐人之筆豈光伯虛舉國語史記之名待唐人引其文以實之乎必不然矣

昭二十七年

傳使宰獻而請安

杜注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元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于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是比公于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酬是主人獻賓唯酢酢是賓答主人耳禮君不敵臣

宴大夫使宰爲主卽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自安于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今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駁劉之辭光伯据燕禮以規杜本無可議此傳使宰獻而請安杜注第十九年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以宰獻爲比公于大夫不知請安亦比公于大夫也又下二杜注云比公于大夫然則宰獻也請安也稱主君也皆是比公于大夫杜謂齊侯請自安誤矣唐人謂賓主禮敵主人亦請安于賓引鄉飲酒禮以爲證按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疏云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主人答拜者彼冠禮戒同寮同寮尊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是則鄉飲酒禮賓主固不敵矣唐人謂賓主禮敵亦安請于賓乃是曲爲之辭邵氏瑛規杜持平云觀下文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

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君豈容遽出也案晉侯以齊侯宴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彼晉侯在坐而齊侯出此何妨齊侯在坐而魯君出也

昭二十八年

傳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其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于人則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照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

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人君之德故爲人君王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爲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或以爲比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世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莫其德音言變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教政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

內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于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卽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卽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人順服故次克順也民既順服又須擇善用之故次克也比于文王其德無所可恨故言受天之福澤流後世以結之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之德

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

文淇案此先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知然者傳引詩比于文王杜氏無注舊疏以爲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又載或說比于前世文德之王其意謂周家前世文德之王疏雖以或說可通而要以前說爲正解又引鄭注與此傳對勘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文王光伯卽承舊疏之說申其未盡之意謂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文勢一氣承接若前爲唐人之語豈唐人之說待光伯申明之詩皇矣疏與此大同

昭二十九年

傳木正曰句芒

杜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正義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于木而規杜非也

文淇案木正順春以下乃唐人語以上乃光伯規過之辭疏首本有劉炫云三字唐人多所刪削此經削去遂不可通便似賈氏規正元凱又若唐人初以爲誤旋以爲非誤也

土正曰后土

杜注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雷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雷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

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其祭卽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于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于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

徒以下同此禮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劉說與舊異舊疏引賈逵說謂杜與賈同劉謂杜與賈異舊疏謂家爲宮室之內非卿大夫之家劉謂家爲卿大夫之家故云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舊疏解在野有二義前說謂在庫門之內尙無宮室故稱野後說謂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劉光伯從之惟劉不從在家之說故引郊特牲家主中霤以異之惟從卿大夫社在野田之說故亦引大司徒以證在野爲社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不成辭當作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三字必係誤衍光伯當引大司徒文唐人見與前疏同故略之而云同耳大司徒以下者卽前疏引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類云云

也疏中劉炫說異于前疏中載之其同者皆云以下同如曰不然則所謂大司徒以下者何所指也

在乾之姤

杜注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正義曰傳例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某爻之義者卽以某爻之變更別爲卦卽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卽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于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光伯之義亦規杜過

唐人漏駮耳

定三年

經如晉至河乃復

杜注無傳

正義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賈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

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便卽往朝於事未爲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見譴當遣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己經無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文淇案此皆光伯述議語劉字乃唐人所增若前爲唐人語則光伯所駁乃賈景伯之說豈不載賈說而待唐人舉以實之哉必不然矣

定四年

傳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杜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元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總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幷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竝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文淇案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注云五正五官之長彼疏云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與光伯所引或說合

定十三年

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

杜注垂葭改名郠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郠亭

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郠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郠氏者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郠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谷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語經刪削無以審知然謂劉以杜注自違釋例則釋例必劉所引也釋例謂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卽引此爲證杜此注應云郠氏改名垂葭方與釋例合今云垂葭改名郠氏反似先名垂葭後名郠氏光伯規之是也唐人乃謂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郠氏故以結之卽如所言殊覺費解統檢元凱之注皆易明曉不應此注獨爾蹇澀殆是曲爲之辭又案光伯之意但規

杜注與釋例違不謂地無新舊之異此疏謂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殆是曲誣光伯何以言之永樂大典有杜氏釋例其土地例云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遷許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之比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爲文而稱經以爲實者遷許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皆謂舊名絕於當時史記有遺者也若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邱時來之屬是也是杜以地名經傳不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傳不言實則以爲二名並存例甚明晰光伯之意亦從杜例但以一地前後二名非謂經時爲未改之名傳時爲已改之名乃經傳以前上世之時已有所改前後之名杜于昭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注云此時改城父爲夷昭十八年許遷于析實白羽注云于傳時改爲白羽則是以作經時未改作傳時已改故光伯于昭九年疏規之規其不當言作傳時始改非謂無新舊之異也若劉意謂無新舊之異則當于昭九年遷許于夷十八年遷許于析定九年公會齊侯于夾谷規之不當至此年次于垂葭始規之也且此疏所規第謂其與釋例違是亦從釋例之說矣推尋前後知光伯實無此語唐人于杜注之必不可通者卽多所增竄讀者參看昭九年疏卽知唐人之臆造矣

哀四年

經盜殺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元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誤

文淇案釋文出蔡侯申云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釋文卽用疏說蓋舊疏也

哀十四年

傳曰逢澤有介麋焉

杜注介大也

正義曰介大也釋詁文按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喚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規杜語經刪削無以審知以意求之當是引方言規杜也又昭十四年收介特疏謂介麋爲一麋與劉說同

哀十七年

傳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鬲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杜注竄赤也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鬲水邊言備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

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鬲焉謂魚至水邊

以喻衞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衞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衞侯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衞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我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闖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

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光伯規杜語經刪削無以審知錢氏大昕云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氏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孔氏之手而汝墳正義引傳如魚賴尾橫流而彷徉正與劉氏合按錢氏以劉說爲當固已然孔氏毛詩正義據光伯爲本彼亦光伯語也又按汝墳箋云魚勞則尾赤疏云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賴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據

彼疏引鄭眾說魚肥則尾赤此疏引鄭眾說魚勞則尾赤勞字誤當從詩疏作肥鄭既以方羊爲游戲自應作肥字唐人阿杜難劉欲駁光伯從鄭氏游戲之說遂改肥爲勞謂方羊者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葢以鄭既云魚勞不當以方羊喻淫縱不知鄭眾明云魚肥有詩疏可据足見唐人率意刪改之弊矣

然則堯也

杜注堯武伯名也鄒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据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鄒衍則大國執以發陽則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堯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据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鄒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

文淇案此唐人駁劉之辭光伯語經刪削無以審知以意求之光伯既以小國恆執牛耳是以鄒衍發陽皆小國執也邵氏規杜持平亦主光伯說惟謂鄒衍之役吳涖牛耳非執牛耳亦誤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杜注小國主辨具疏引此傳而云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鄒衍吳公子執之者于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定八年傳衛人

請執牛耳杜注云盟禮尊者涖牛耳疏亦引此傳而云鄫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涖之如彼言之小國恆執牛耳鄫衍之役吳人不知禮自處于小國故高柴以鄫衍發陽幷言唐人謂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以爲執者無常顯與襄二十七年定八年疏不同則彼亦非唐人語也

哀二十七年

傳成子衣製杖戈

杜注製雨衣也

文淇案釋文云製雨衣也蓋用杜注定九年傳晳幘而衣狸製杜注製裘也疏云說文云製裁也衣狸製謂著狸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是彼疏以此傳衣製亦裘也不從杜氏雨衣之說而此傳無疏或爲唐人所刪削疑未能審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五十四終

長沙王　貴
湘陰吳宗　員　校